

我有良師

傅益瑤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我有良师

傅益瑶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有良师 / 傅益瑶著. -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53-1014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5792号

策 划: 山 谷

封面题字: 傅益瑶

责任编辑: 曾玉立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营销中心: 010-57350370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402

印 刷: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规 格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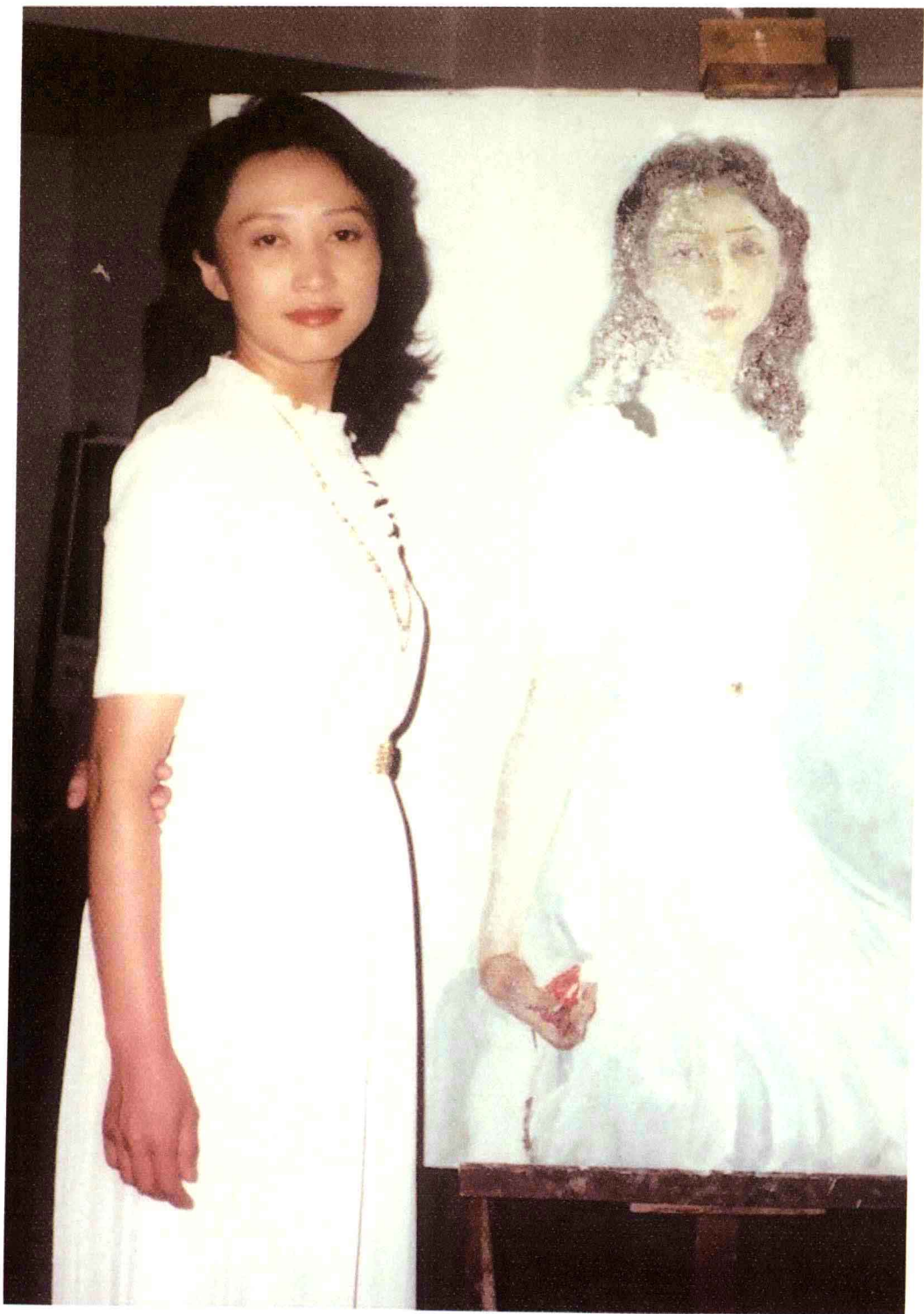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6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目 录

- 3 _ 傅抱石：“严父”与“慈师”
- 8 _ 林散之：“人间八十最风流”
- 15 _ 王一羽：立定精神的一生
- 19 _ 赵朴初：无言化育最堪师
- 28 _ 吉村贞司：在野的美学权威
- 36 _ 平山郁夫：日本画坛的哲人
- 46 _ 河北伦明：一经品题名满天下
-
- 55 _ 融进历史
- 59 _ 画美人必先画出有品有格的人
- 67 _ 笔了意未了
- 81 _ 闲话收藏
- 94 _ 翰墨清言
- 110 _ 从蒙地到觉地

123 _	读父画《九张机册页》
146 _	读父画《唐人诗意册页》
178 _	读父画《平沙落雁》
183 _	读父画《风雨归牧》
186 _	读父画《不辨泉声抑雨声》
190 _	读父画《夏》
195 _	《临任渭长人物集》自序
196 _	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》小序
198 _	松尾芭蕉《奥州小路》小序
200 _	《祖道传东图》小序
202 _	《窑火丹青》序
205 _	《绘画菜根谭》后记
209 _	《傅益瑶画集》后记
220 _	《三千院四季图》图跋
222 _	《比叡山延历寺》图跋
224 _	《天台山国清寺》图跋
226 _	《佛教东渐图》图跋
228 _	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图跋
230 _	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图跋
232 _	《傅抱石扇面集册》跋
234 _	承露轩记



傅益瑤在朱乃正所绘油画前

傅抱石：“严父”与“慈师”



傅抱石父女合影于南京傅厚岗二楼阳台

我的人生中最喜庆的事，就是幸遇良师。每当此时，我内心深处就会欢叫起来。我觉得我的成长就像是竹子，而良师就像竹竿上的竹节，有了竹节，竹子就会猛地窜上去。所以，竹子能长多高，全靠竹节有多少了。其实，不问自觉还是不自觉，每个人都会有一样他最期望得到、最珍视的东西，对于我，那就是良师。这个意识，似乎从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慢慢地、不间断地融入了我的思想和感情，而我的第一位良师就是父亲。

别人的父亲往往是慈父、严师，而我的父亲却正好相反，是确实确实的“严父”、



有诗云：笼鸡有食汤刀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
比起天天有人喂的鸡来，鹤是苦得多，经常挨饿
但鸡随时都会被杀，鹤却有着广阔的天地，无限的自由
鹤就是用这种精神追求自己的理想的
父亲的这一番话对于我真是有用极了

傅益瑶与父母在南京玄武湖

“慈师”。有一次，父亲和一位音乐家朋友聊天，谈到培养孩子时，父亲说：“小孩子的品行是可以打得出来的，可是小孩子的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。”父亲在生活里也是这样做的。我们兄妹如果在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父亲就会非常生气地呵斥我们，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曾被父亲罚跪。然而，在学习上，在文化教养上，却从未见过父亲板起面孔说教，他总有办法让你缓缓懂得，慢慢地跟上他的要求。我们家里一直有着一种特别的谈话之风，这种情形在别的家里似乎不多见。我家经常有许多客人，往往直到深夜都谈兴不衰。即便没有客人，家人也会聚谈于一堂。所谈的内容，不外乎艺术、哲学、人生、事业，至于家长里短、世俗流诽是从不登堂入室的。那时我们姐妹还小，可父亲从不漠视我们，只要在他身边，他就像朋友一样，娓娓地讲起让我们喜欢的话题，文学、历史更是频频登场。我想，我的人生观就是在父亲所营造出来的这种氛围中形成的。父亲作为良师的神韵始终使我心醉，不能忘怀。小时候，我非常不喜欢读背古文，父亲虽然一向强调古典文学的重要，但并不逼我用功，只是父亲以为我非读不可的名篇佳制，就常常成了他给我讲故事的材料。他那种如历其境、如晤其人的神情，把一切都弄活了。记得父亲给我讲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的时候，真是好玩极了。他一人担任三个角色：都督阎公、王勃和把王勃的文章一句一句传给都督的报子。父亲一会坐，一会站，还学着报子来回奔走，一个人在客厅里，从这头到那头，竟弄得满头是汗。父亲就是借着报子的口，把长篇累牍的文章讲得绘声绘色。久而久之，父亲使我产生了错觉，仿佛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、欧阳修等等，不是历史古人，而是没有见过面的远房亲戚。父亲就这样，不但让我记住了文章，更明白了它的寓意，进而又看见了那些画面，极大地活跃了我的想象力，把那些细节、那些动作都印入了脑海。

虽然，在学问上，不论谈到什么话题，父亲都会从最有趣、最吸引人的地方入手，可是，他也总是把要旨落到立志和励志这个刀刃上。比如，有一次我问他诗词里常用的“闲云野鹤”这个词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父亲把这个词从字面到含义都解释得详详细细，还举出不同的诗里，诗情画意的境界不同。可是讲着讲着，父亲忽然正了正身子，很严肃地说：“我要你懂的，并不只是这些，我要你理解并喜欢野鹤的精神。有诗云：笼鸡有食汤刀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。野鹤气傲，是不食嗟来之食的，比起天天有人喂的鸡来，鹤是苦得多，经常挨饿，但鸡随时都会被杀，鹤却有着广阔的天地，无限的自由。鹤就是用这种精神追求自己的理想的。”父亲的这一番话对于我真是有用极了，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中，我总是用这野鹤的原则来决定自己的选择的。

我考大学的那个夏天，父亲对我最为担心，因为我心里不喜欢我考取的那个学校。一天晚饭后，父亲带我一个人去玄武湖散步。那天父亲给我的大概是最严肃、最掏心的一次谈话了。父亲一边走，一边拍着我的手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现在肚子里有一大堆不满，这个不喜欢，那个不喜欢，我呢，也不说你对还是不对，但是，有一件事你如果不明白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那你一辈子就要吃大亏了。这一件事就是其实什么条件都不重要，只有得到好老师才是最重要的。老师给你的是一把种子，一把铲子，而将来能收获什么，就全靠你自己了。好老师给你的是一把好种子，一把好铲子，还会教你最好的方法。若是你用功，若是你勤快，那么你就能得到好收成，必须是你自己收获到自己种的果实，这才是真正的师承。”父亲接着又说：“今后你会遇到许多老师，寻拜良师是要修的主要的一门课。”停了停，父亲又特别叮嘱我说：“不过，你不能忘记孔子曰‘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’

这句话，这是极有道理的，你和人相处，就能看到别人身上的长处，优点，就可以避免以貌取人、骄傲自大的错误了。”父亲又说：“只要你会拜，古人也能成为良师，你说，李白不是你的良师吗，文天祥不是你的良师吗？不仅如此，山水自然，天地万物，能启发你、引导你的都是良师。你去登华山，有体会，有感触，就是拜师。总之，你的一生应该是寻师拜师的一生。能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父亲是个十分勤奋的人，我从来没见过他有闲散的慵懒的时候，他是寻拜良师的能手，而且，以他的勉学和躬耕达到了真正的师承，父亲是我的榜样，我的良师。

林散之：“人间八十最风流”

“鲤之过庭，必得父教”，这是孔子教诲儿子孔鲤的方法。这种“过庭之教”是中国教育，特别是家庭教育中最有魅力的特色之一。因为中国教育最注重变化气质、养育人格，只有在人格形成的同时，才能使知识和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。我从小就生活在“过庭之教”的环境里，虽不自觉，但父母的教诲，就随着一口饭、一口汤被慢慢地喂进来了。习惯了的东西一旦失去才会惊觉它的宝贵，才会涌出强烈的难舍之情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最初的批斗打砸的浪潮过去之后，我被排斥在造反派之外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，无所事事、



傅益瑶与林散之

无所适从地晃荡着，就是在这个骨节眼上，我遇到了林散之老先生，是他让我重温了“过庭之教”的温馨。

记得那是个夏天下午，我的表妹兴冲冲地跑来说：“林老搬到百子亭八号来了，我们去看他好吗？”我早就闻知林老——林散之老先生是位大书法家，可从来没有见过。此时我的妹妹和表妹都在练书法，于是我们就结伴去拜访他。百子亭离我们家很近，出门转个弯就到。林老住在楼下，他的客厅兼书房就面对着院子，里面是睡房，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到门口，往里一看，竟然没有人，于是我们便又热闹起来。待我们走到客厅里，忽然听到里屋有个低沉的却又爽朗的声音在说话，只见林老坐在藤椅上拿着把芭蕉扇笑眯眯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这一群真好像是从大观园里走出来的。”这一说又把我们弄得哈哈大笑。说实话，当时我看林老，倒有点像看刘姥姥，他的头是圆圆的，眼睛晶亮晶亮，也是圆圆的，一双眉毛，长着长长的寿眉，仿佛也是圆圆的，特别是他笑起来，两个腮帮子更堆成圆圆的，真是又可爱又有趣。在这间书房里与林老共度了许多时光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自己才是书法这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。

林老是个伤残之人，他双耳失聪。据他说，有一天，窗外风雨交加，他看到电光闪闪，却听不到打雷声，心想，为什么这场雨只闪电不打雷呢？从那时起他才知道自己完全聋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作书落款，便把“散之”连在一起写，看起来就好像是个草写的“聋”字。这似乎是自嘲，又好像是自怒，其实都不是，这是一种自足。我想，这在别人身上也许只能抱残守缺，可林老却能化腐朽为神奇，把不幸变为财富。和他聊天可以说是半作笔谈，我们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，然后他会回答我们，也许是听不到多余的杂音的缘故，他比谁都能抓到我们内心的悬疑和纠葛。他的回答总是

简短而绝妙，给我们留下反复揣摩和回味的空间，诙谐和有趣的话又常常能让我们触摸到深奥恢宏的哲理和玄机。林老的右手曾经被沸水烫伤过，拇指和食指粘到了一起，不能开，只能合，变成了一个硬圈，让人酸楚不忍。我想象他不得不放弃熟练的右手而改用左手来写字，一定十分艰难，十分困惑。待我们彼此熟悉了以后，我把心里的疑虑和盘托出，谁知林老只淡淡地笑了笑，说：“那有什么，只是换只手拿笔而已，写字不靠它，只有不会写字的人才用指力呢。”我听后不禁诧异，问：“不用指力，那用什么力写字才好呢？”林老回答说：“当然是离手指越远越好。”我思忖着：那腕力比指力好，而臂力又比腕力好，背力比臂力好……我忽然悟到了，岂不是用脑力最好？我语及于此，林老用手指了指头顶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脑力之上还有一种更远更神秘的力，那就是神力。我看着林老沉思着的生动的面孔，心中深深地感动着，原来失去手指的林老，和失去听力的贝多芬一样，困苦反而使他们找到使用神力的道路。

《菜根谭》有言，“学问乃是寻常家饭，当随事而讲”，林老就是这样。他从来不大张旗鼓地谈什么书论画理，可是却常常会冷不丁地说一句什么，成为我们一生可究的书法课。有一次他写完长长的一笔悬针后，朝我谦逊地笑笑：“死蛇挂树”。我定睛一看，只觉得那一笔看似下垂却有股向上的力量，仿佛还在微微地颤动着，不禁想用手去碰它，这是悬针用笔的大境界，向上的内力极其重要，最怕的就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。林老在纸上写下这样两句诗：笔从曲处还求直，意如圆时更觉方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内力和外力逆势的相互作用，才能表现出生命来。林老说，写“点”这个笔画，有时要如飞鹰啄食，又轻又快，又准又能狠，有时又要像高山坠石，万钧之力，瞬时落地。他写“走之”，或者写“撇捺”，也有说法，那叫阳关

三叠，就像乐声，不论你怎样抑扬顿挫，怎样刚柔转折，都不能有一丝音漏，一瞬气断。有一次我看着他一口气写完了一整幅诗文，从头到尾变化有致，悬而观之，更觉前后顾盼，十分有情。我问林老，他是否先打了腹稿再写的，不然怎么能把握得这么好。林老说，“其实也不需怎样打腹稿，只要把要写的东西先放到心里就行了，字有顾盼与人有朝揖一样，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想想看，在一个屋子里，如果里面的人互不理睬，各不相关，那这间屋子不就变成了牢房？你还待得下去吗？”我听后大为感动，没想到书理与人伦竟是如此相通。

常有人会拿着自己或别人的作品来请林老点评，林老通常是定睛看一眼，然后就掉过头去，久久不语。大家都在等着，忽而林老会说出一个字来，有时说“滑”、“流”，有时说“呆”、“滞”之类，真让人费思量。后来我才慢慢悟出，比如说“流”，就是说你的笔根本就没有在纸上站住，所以你笔上的墨全部都是从纸上流光了。我心里好奇怪，笔在纸上，同样是轻重缓急，偏正曲折，为什么有的人力轻则浮，力重则钝，疾运则滑，徐运则滞，偏用则薄，正用则板呢？是林老让我明白，万事都须积功累力而可成，所以近名急功者，不是浮丽谄媚，就是剑拔弩张，不自然肯定就不会灵动，不灵动就绝不会有神韵。而自然不自然又全看你是不是从“思”里来，所谓思不竭则笔不困也。林老自己就是在有笔墨处求法度，在无笔墨处求神理，而法度愈严，神才愈逸。到此时，我才豁然醒悟，林老的生活作息是大有名堂的。他每天很早就起来，起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读书，第二件事就是打拳，打完拳，吃了饭，再睡一个回笼觉，然后才是他写字作画的日课。林老说，“我活着，就要写字，写字不能没有好身体，所以我每天打拳；但是写字的更不能不是一个好人，所以我打拳之前要读书。

今天的我不比昨天的好，那我今天的字肯定不会比昨天好”。这真是一个艺术家了不起的自誓。在林老身上，字的精进，就是人的精进。

我非常思念林老，不光是在艺术上，而且在我的人生中，他也给了我一把极大的助力。在我最感人生不幸的时候，我读到两句旧诗：“新交遭薄俗，旧好隔良缘”，我一下子哭了起来，以为这两句诗把我的心境处境都说到了，就拿着去找林老，告诉他我的心情，求他给我写成一幅对子挂起来。林老看了以后默坐良久，随后拿起笔在裁好的纸上写起来，我不知道他写什么，不过似乎不是我所求的。写完后一看，原来是陆游的两句：

“书似青山常乱叠，灯如红豆最相思”，这也是我喜欢的诗，只是与此情此境联不起来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他对我说，你好好读读，接着又用手指了指上联中的“乱”字和下联中的“相”字，说：“好好想想这两个字。”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在煦和慈穆的气氛里，我渐渐颖悟到林老的用心，我揣摸着：青山看起来很乱，但当你走进去，它就会给你一个流连忘返的别样世界，而书呢，更是一个“乱”字所描绘的，然而你若读进去，就能帮你形成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世界观，学时一大片，用时一条线。这就是“乱”而其实“不乱”的妙处，只要你努力，就能从“乱”到“不乱”。红豆是个相思物，正因为它是相思物，所有的人都会向它投以相思；灯，如果把点亮了，那它就像红豆一样成了相思物，那么我们的心不也一样吗，让它亮起来，它也就会成为相思物，世上万物都会向它报以相思，岂是“新交旧好”这些区区小事可以困扰纠缠得了的呢！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林老，他慈爱地点了点头说：“看来没有白写，你拿回去好好挂挂。”这副对联现在就挂在我东京寓所客厅的墙上，我只要一坐在这面墙对面的沙发上，就会深深地陶醉在欣赏它的快乐里，重温林老让我“好好挂挂”的用心。